

書



傳云域營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集傳云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淳夫曰枕衾粲爛則其嫁未久也○詩緝云衾枕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旦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傳云夏日冬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



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張敬夫曰無望其生聚而第期於同歸傷悼之至也○集解云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可見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毛云興朱云比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傳云苓大苦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集解云采苓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之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輒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下教之以聽言之道○集傳云人之為言苟無遽以為然徐察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傳云苦苦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傳云葑菜名也。○陸農師曰苓生于隰葑生于圃苦生于田謂在山者皆不然之事也

苓也苦也葑也逐處有之非首陽之所獨產也人語我以為采之首陽矣安知其實然而非誕我乎驪姬命太子祭其母而歸釐于君遂寘毒焉安知此毒惟太子寘之而他人不能寘耶公

乃更不加察惟驪姬之言是聽是猶聞人采自首陽而更不疑其為他處之產矣如今狡僧誕好古者曰此箕穎之瓢軒轅之鏡諸葛之枕可遽信之而不致疑乎曰巔曰下曰東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上下顛倒東西易面而不自知者也

唐國十二篇



秦譜云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舜命作虞官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魯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遂橫有西都宗周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詩故云秦仲以附庸之國入為宣王大夫始有車



馬寺人之儀還歸秦谷邑人初見其盛故賦此詩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曹氏曰隣隣密比之意○傳云白顛的顛也○箋  
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傳告之○集解云凡  
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毛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  
逝者其耆

傳云阪者曰阪下濕曰隰○詩緝云阪則有漆隰  
則有栗喻君國之有禮樂也既見君子則與之燕

樂鼓瑟曰今者不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  
生前得志否則虛老歲月耳此疆毅果敢之氣勇  
於有為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而周  
人之氣象變矣○詩記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  
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悲壯感慨之  
氣也秦之疆以此而正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作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傳云簧笙也



詩緝云秦及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與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秦仲生莊

公莊公生襄公

詩故云非美襄公也懷公以襄西戎之功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孔子錄此蓋譏之非美之也○詩緝云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異時諸夏之憂反生於所故事之倚伏可預料耶是故御戎以自治為上

### 策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傳云驥驪阜大也○詩緝云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疾惟手之是聽也○詩故云所同行者公之媚子所從禽者獵犬以鸞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傳云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拔矢未也○箋云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



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輜車鸞鑣載獫狝駘

傳云輜輕也○箋云輕車驅送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詩緝云田大長喙曰獫狝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謂休其足力也此田事已畢遊于此園事也○黃氏佐曰秦俗勇悍符獵馳逐是其常事至此則田而獲獲而休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美之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李迂仲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

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

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

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善乎蘇東坡有言云秦民好

戰之心豎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

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

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其歷

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



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者有漸矣

小戎伐收五檠梁鞞游環脅驅陰鞞蓋續文茵暢轂  
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傳云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  
也梁鞞鞞上勾衡也一鞞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鞞  
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  
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蓋白金也續續鞞也  
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文也左是白曰驎

西戎板屋○董氏曰天子戎車謂之元戎則諸侯  
戎車宜謂之小戎○詩緝云戰陣乃武勇者之事  
而我君子溫然如玉恐其不堪此勞苦序所謂閔  
也○詩故云周之出師路車有奭八鸞鎗鎗今則  
易以小戎伐駟不務持重惟便利是乘良人賢士  
驅以即戎不復尚德而惟力是競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肴之合  
蓋以饋鞞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  
之



傳云赤身黑鬣曰駟黃馬黑喙曰駟龍有畫龍其  
看也合合而載之六帖云車廣一看不足以衛故合載之鞞駟內轡  
也在邑在敵邑也○箋云中中服也駟兩駢也塗  
以鰭軸軸之鰭以白金為飾也軸繫於軾前○集  
傳云鰭環之有舌者○集解云於何為還期乎何  
我念之深也

伐駟孔群公矛塗錡蒙伐有苑虎鬣鏤膺交鞞二弓  
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傳云伐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公三隅矛也錡鑄也

疏云銳底曰錡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虎虎皮

也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也閉  
緄緄繩滕約也○箋云伐茂也謂以薄金為介之

札蒙麗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麗伐鏤膺有刺  
金飾也補傳云膺胃也謂弓室之胃也采芑崧嵩

帶以文上下皆言○詩緝云婦人言其君子以此  
弓則當為弓之胃

兵甲往伐西戎我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興朝夕未  
嘗忘也厭厭然安靜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  
何為親此勞苦之事乎亦閱之也



載寢載興言寢息不寧也漢詩云中夜不能寐  
被衣起徬徨

詩緝云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  
說不已以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  
秦風也哉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曹氏曰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  
則雖強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  
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  
以戰爭為國今始命為諸侯土地益廣車甲日多  
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其風聲習末流益甚專以  
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人識微所以刺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毛云興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回  
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傳云蒹葭葭蘆也蒼蒼盛也在水一方言難至也  
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  
曰遡游順禮求濟道未迎之○箋云伊人知周禮



國風下  
之人也宛坐見貌○集解云襄公知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為治哉維不以其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其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詩故云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用之用非其道猶逆流而上也

蒼蒼青黃間雜之色蓋初霜後如此今雖蒼蒼未至萎黃然終不耐歲寒以喻富強無禮雖一

時氣象鷓鴣張終不能久安長治○所謂伊人非必當時實有其人竊意亦寓言古之聖帝明王爾反其道則望而不可即順其道則近在目前故曰逌迤從之云中庸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大類此詩之旨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涓邈洄從之道阻且躋逌游從之宛在水中砥

傳云晞乾也涓水隈也躋升也砥小渚也○詩緝



言乃國風  
云白露未晞則未為霜也

白露未晞則蒹葭尚青之時故猶萋萋然盛然  
露已白矣其去為霜也幾何以喻國家事勢尚  
可改圖而亦不可不亟圖之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洑邈洄從之  
道阻且右邈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集傳云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傳云洑厓也右  
其右也小渚曰沚○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

未已猶在未晞之前甚言其圖之宜蚤也明哲

者常炳于幾先豈待隕霜之後青化為蒼而後  
知其萎黃之不遠耶

詩記云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  
云所謂此理耳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之  
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之  
後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  
求之非其道耳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本義云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伐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子曰襄公雖未能遷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補傳云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托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云興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傳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檟梅耨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名山高大有茂木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此之謂戒觀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揚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集傳云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集傳云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箋云紀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傳云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詩緝云言此土地命服出於天子之賜襄公宜壽考而勿忘也亦勸戒之也○補傳云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

愚意紀者支分之脉理如左右翼砂之類堂則其開局處也毛鄭作興朱嚴作賦皆通

疏云車鄰駟馘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

君者不過田獵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左傳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董氏曰陳乾昔魏顛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康公得無罪乎

交交黃鳥止于棘

毛云興也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



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迂仲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曹氏曰黃鳥聲  
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為人所愛也○箋  
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詩故云黃鳥今之瑞雀栖止瓦屋者此鳥千百  
為群恒集荆棘間交交喧噪若有所語喻秦人聞  
用三良殉堊街譚巷議沸騰不息有所驚恠也誰  
從穆公而下則其所為譚議之畧矣小雅黃鳥無  
我栗亦謂

瑞雀若鶉譚所稱黃鳥則  
黃鸝也名雖同而實異

按傳箋以止棘為得所則棘非安處曹氏以黃  
鳥喻三良則不應稱交交詩故其近得之乎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詩記云防如隄防之防水

防猶衛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傳云禦當也○曹氏曰言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康公瑩  
穆公任

子好

詩緝云康公本心既失無所不薄也觀此詩見棄  
而不忘君知其人之賢矣

駝彼晨風鬱彼北林毛云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傳云駝疾飛貌晨風鷗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  
駛疾如晨風之飛入此林始也思望之中心欽欽  
然今則忘之矣○詩故云晨風善擊鷗然長鳴則  
鳥雀咸匿茂林中所謂為林鷗雀者鷗也喻康公  
殺三良而群賢競相引去也

鳥樂茂林而鷗以鷗則愈見林木之美賢者本  
難進易退而遇棄賢之主則愈覺林壑之適

山有苞櫟隰有六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傳云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士衡曰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竿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樾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詩緝云山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樾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傳云棣唐棣也樾赤羅也○詩緝云如醉憂而不醒也

詩記云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見之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曰襄公以王命攘夷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毛云興朱云賦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

子同仇

傳云袍襦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  
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  
而王於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  
集解云古者君與民同其其苦非謂其無衣也然  
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脩  
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思於民而用其死  
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集傳云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垢澤故謂之澤

二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謝君直曰與子同袍同澤同裳息愛相結于無事  
之時也同仇偕作偕行患難相急於有事之日也  
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  
王命而為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  
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  
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  
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母晉獻公女文公遭麗姬之



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贈為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見舅氏如母存焉而作是詩安知非當時作乎此語覺贅

范淳夫曰見舅而思其母此入之情也能克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克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傳云乘黃四馬也○詩緝云何以贈舅氏乎唯路車乘馬而已歎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采蔬云雖無與之路車乘馬見殷勤繾綣於舅而思母之

意隱然於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傳云瓊瑰石而次玉○詩緝云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詩緝云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傳云夏大也承繼也權輿始也○箋云渠渠猶勤  
勤也○詩緝云每食無餘即飲食一節以見其待  
賢之意也衰非責其禮也○集傳云楚王戈不設  
醴穆生去之曰豈為區區之禮哉○陳氏曰造衡  
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夏屋言其居室渠渠言其禮意箋槩以為設具  
蘇氏槩以為室皆似未備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集傳云四簋禮食之盛也○朱克升曰無餘已不

可不飽則甚矣

張叔翹曰秦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  
也陽浮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  
矣權輿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與

秦國十篇



陳○譜云陳者大皞伏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  
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  
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  
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  
方東不及明音孟猪大姬魚子好巫覡禱祈鬼神  
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  
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  
之變風作矣○集解云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



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持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克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箋云子者斥幽公也○詩緝云好樂者人之情也

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必以禮節之今子游蕩于宛

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詩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詞氣緩急亦

自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

者深矣

虞書湯湯洪水讀為觴音訓泛濫也詩意正然

○情之為言興况如今人所謂情趣情緒者洵

有情兮言其饒有興况也不俟下文而已見其

無節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傳云坎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

翳舞者所持以指麾○詩緝云言雖初寒大暑亦不輟其游

蕩厭之之詞也○徐士彰曰此商書所謂恒舞也

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鷥

傳云盍謂之缶鷺鷥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在男女棄其

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曹氏曰幽公淫荒遊蕩嘗為國人之所患苦及其

久也民更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娑娑其下

傳云枌白榆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

仲陳大夫氏○張子曰娑娑徘徊翱翔之意士大

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于市井中○詩緝云

遊蕩之俗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娑娑

本義云原謂原野○詩緝云其婦人不績其麻復

由市中遨遊而往所會之地何為也哉○徐子先



曰集傳以此為淫者自述之詞夫自言而曰不續其麻不亦殺風景乎

穀旦猶云令節佳辰也于往也差參差也謂男女錯雜而往會也

穀旦于逝越以駸邁視爾如菽貽我握椒

傳云逝往駸數邁行也菽苳菜也椒芬香也

越凌競也駸進趨且奏集也邁潤步也○苳菜諸家以為荆葵華紫綠色此說疑誤今諺云當苗者其花白而微紅如傳脂粉然意詩人所稱

者必此物耳若紫色者豈堪為紅顏之况耶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僖公孝幽公寧子

詩緝云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為意氣消縮無奮然自立之志故詩人欲誘掖之○集傳云此隱

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此說似矣但未有的據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傳云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



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樂道忘飢○本義云衡門  
雖澁陋亦可以遊息于其下泌水洋洋然閱之而  
樂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  
可以有為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本義云首章意謂國雖小亦可以有為二章三章  
謂何必大國然後可為反覆可誦以足其意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集解云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有魴鯉

取妻必姜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嘗必此四  
者而後可以為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  
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  
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  
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

張叔翹曰讀衡門之詩使人自遠深味之可以安  
澹泊之分可以息馳騫之情

此從朱傳故云然雖未必合作者之旨然讀者  
取以適用政自不妨旁通耳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云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傳云漚柔也○詩緝云麻漚水中朝夕浸漬然後

柔韌以興僖公儻得賢妃相與晤對而歌夙夜警

戒庶幾改化也蓋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

可入君子無可柰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配

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然也○補傳云

陳風三詩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

唐士雅曰水經注陳州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水至清潔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士衡曰紵亦麻也

思得淑姬則其君之所與處者不淑可知矣淑

姬乃可與晤語則嬖幸無可與晤語者矣意僖

公必聽婦言而迷亂于政故詩人云爾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疏云管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充善

陳少南曰觀齊鷄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



詩原  
之與笑歌晤言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  
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

詩故云何刺刺淫奔也舊謂親迎女猶不至似不  
近情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牂牂與也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傳云牂牂然盛貌○詩故云東門有池固宜楊柳  
其葉牂牂而盛肺肺然而垂則向春之末迎夏之  
初矣游者於此邂逅期以初昏相奔已而明星煌

煌負期不至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肺肺下垂貌詩故得之

墓門刺陳佗也

佗文公園子桓公  
鮑之弟即丑父也

左傳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  
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與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昔然矣



傳云斯析也○箋云已去也○集解云桓公疾病  
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  
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  
智不能及其後也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  
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汝死而棘盛以害汝  
墓也夫謂陳佗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而不  
之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序曰佗無良  
師傳失之矣

按陳桓卒故稱墓門蘇說甚確

墓門有梅有鸚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顛倒思予

傳云梅栴也訊告也○箋云汝不顧念我至於破  
滅顛倒乃思我言言其晚也○集解云墓門有梅  
而鸚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將沒也雖  
有太子免以為後而佗在其側求太子之無危不  
可得矣

按桓疾未沒佗已殺太子免而代之想乘其昏  
耗而舉事桓公或未之知即知亦無如之何已



言有... 故追咎其何不早除之

防有鶴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其有  
詩緝云君子為賢者憂之也

防有鶴巢卽有旨茗毛云誰侑予美心為切切

集傳云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卽丘旨美也茗茗饒

也傳云侑張誕也○箋云誰誰讒人也所美謂宣

公○本義云鶴巢以漸而構成茗以蔓而牽引故

以興讒言○濮氏曰侑與講同書云講張為幻然

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从舟也

愚意防有鶴巢卽有旨茗中唐有麓卽有旨鷓

皆喻讒口好為多方設不必然之物以眩人聽

聞而使人驚亂與采苓首陽之意畧同非必實

有其事也○切从心从刀言憂之切也猶所謂

恒焉如割者侑从人从舟聽讒者為人所波盪

載之而來載之而往故曰侑言行止惟人莫得

自由也

中唐有麓卽有旨鷓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麓瓴甃也鷓綬草也○



本義云有甕非一甕亦以積累而成功鷓草雜衆  
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美義與具錦同

廟中唐塗常加掃除豈有甕甕堆積其間鷓草  
竒種希有之物高丘亢旱尤難產矣言愈不可  
信也惕惕者危懼不寧之意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未詳其時或亦夏姬之始事耶

月出皎兮興也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傳云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

哲○集解云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好也舒  
遲也窈糾慢受天紹皆舒之姿也悄悵慘皆憂也  
思而不見則憂矣○詩緝云宋玉神女賦云其始  
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  
月舒其光正用此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  
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態也

愚意明月皎兮言其光采射人不但舒徐而已  
集傳云窈幽遠也糾愁縛也當月出之時而思姣  
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



為之勞心悄然也。○錢氏曰：悄然憂也。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慙兮。集傳云：憫，好也；憂，受憂思也。○王介甫曰：慙，言不安而慙動。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集傳云：僚，明也；夭，紹，糾緊之意。○王介甫曰：慘，言不舒而憂愁。

舒窈糾兮，等句集傳與舊說異，似近自然。○此詩之意大要見其情無他，注惟色是耽耳。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為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傳云：株林，夏氏邑；夏南，夏徵舒也。○集傳云：靈公朝夕如夏氏，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爾。○詩緝云：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故托詞於其子。

意當時靈公諱言夏氏，而托株林以為辭，故詩云然。



言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詩緝云說馬株野又朝食于株朝朝暮暮元無他  
往惟往株林何為也哉○傳云大夫乘駒

傳謂大夫乘駒或指孔寧儀行父為言

詩緝云株林夏南之詞迫切矣而靈公猶不知蓋  
惡也○朱備萬曰衛之亂至墻有茨而極於是有  
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  
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召之也楚非能入  
陳也夏姬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王介甫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薰為  
挑天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  
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興也云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為涕泗滂沱

傳云陂澤障也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詩緝云蒲葉青蔥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



彼澤之陂蒲荷相依於其中今有一美好之人不  
得如蒲荷之相依柰之何也或寤或寢更無他事  
但涕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譏而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  
中心悁悁

傳云蕳蘭也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箋云蕳當

作蓮疏云箋以上下皆言蒲荷此章亦當為荷  
不宜別據他草且蕳是陸草非澤中之物○

集傳云卷言鬢髮之美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

輾轉伏枕

傳云菡萏荷華

釋文云未開曰菡  
萏已開曰芙蓉

儼矜莊貌

儼者容止可觀也

徐子先曰月出男思女也澤陂女思男也

按詩緝皆以為男思女要之男女相思詞旨皆  
可通用難以拘執且此等處亦無足深辨

陳國十篇

詩記云變風始於鷄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  
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男女



言原  
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  
之污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  
亦何疑哉

始於齊哀終於陳  
靈以世次言也

檜○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

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

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為周

夷王厲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檜之

變風始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集解云好盛服則過矣非大惡也大夫去之何哉  
孔子之去魯為女樂故也而曰膳肉不至蓋諱其



大惡而以微罪行擯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膳肉也與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傳云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詩緝云羔裘狐裘皆諸侯之服擯君服之非過也但擯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正當深思遠慮汲汲求所

以自強之計今乃服其羔裘以之暇裕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去而猶不忘其君也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然則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詩緝云謂塊然在堂而已不能有所為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集傳云膏脂所漬言潤澤也日出照之則有光曜



○詩緝云人戒懼則不暇潔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徒鮮明其衣服則其志可知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我雖去之而猶傷悼之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傳云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也○輔漢卿曰言庶見素冠而繼之以棘人樂樂言情與服相稱也○張氏曰不能三年者不

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集傳云喪禮久廢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棘人勞苦刺心之人即所謂如集于棘者是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集傳云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詩記云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詩緝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故願與子同歸與子如一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猗籬其枝

毛云興朱云賦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傳云萋楚鉞弋也猗籬柔順也夭少也沃沃壯佼

也○呂氏曰萋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則蔓延草上則既長反不如初生之自立矣○詩記云夭少好貌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那其枝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此所謂赤子之心也喻捨君

未有知識之時○詩緝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非可絕也然不以禮節之而至於縱肆則不如少小無知之為愈甚言其可疾也

集傳云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唐士雅曰人生有知有知適自苦耳然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此徒自頽萋楚而興嗟也○徐子先曰南史某公主云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語意類此聞者悽絕制義皆從此說愚不敢沒其舊故并存之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集傳云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集傳云無室猶無家也。○詩記云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詞過激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記云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摅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疆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

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  
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  
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  
明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詩緝云此檜國之人憂及禍難言非風之大作也  
非車之疾驅也我回首及顧周道之盛時心自傷  
悼也言生於亂世非風非車自如風中車上之不  
寧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曰顧



言原 匪風  
百十六  
按此似使臣經由西周之道有愴於中不忍徐  
行疾驅而去故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末車又  
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言道則昔之道而人非  
昔之人其誰閔念而慰勞之乎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傳云回風為飄嘒嘒無節度也○集傳云嘒嘒搖  
不安之貌

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傳云漑滌也鬻釜屬周道在乎西懷歸也○詩緝

云匪風作于夷厲之時周猶都鎬故言西歸○本  
義云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噐噐潔則可以烹魚喻  
安民者必先平其亂政亂平則民安故下文又歎  
云誰能西歸于周慰我以好音乎謂思周人來平  
其亂也說者徃徃襲老子烹小鮮之說失詩人之  
意矣

漑之釜鬻與易鼎鎮趾利出否之義畧同謂滌  
除以前之惡穢也

詩緝云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



光武再造其決洽於人心者深矣

檜國四篇

曹○譜云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

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

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

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

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陳氏曰檜

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喻云昭公般以魯閔元年即位信七年卒



蟬之羽衣裳楚楚毛云與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傳云蟬渠畧也朝生夕死衣裳羽翼也楚楚鮮

明貌○箋云喻昭公徒整飾衣裳不知其死亡無

日如渠畧然○詩緝云心憂其不能久若其危亡

而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

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矣

蟬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子曰采采華飾也

蟬掘閱麻衣如靈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傳云如雪

言鮮潔詩故云浮游伏柱礎食木成穴久之生翼掘穴而出千百交飛尋亦隨地而死所謂

飛蠶者也掘閱猶云掘穴管子稱掘閱得玉古語云然○唐士雅曰蟬甲下有小羽潔白如雪是

為麻衣

候人剝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馬共公襄昭

子公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祿矣也言賢者

之官不過候人芾韞也一命緼芾黜珩再命赤芾

黜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云



佩赤芾者三百人。○集解云：候人則知何戈與祿而已，而君寵之至，使之服赤芾者三百人，何哉？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之入曹，教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首二句說異傳，近多宗之。

維鷦在梁，不濡其翼。朱云：興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陸士衡曰：鷦鷯，鷦鷯也。領下。胡大如：教升囊一名陶河。○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詩緝云：鷦當入水中食魚，乃今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服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傳云：味，喙也。媾，厚也。○詩緝云：媾，婚媾言好合也。小人以利合者，暫耳，豈能終遂其好合哉？必自相攻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朱云：比也。

傳云：蒼，蔚雲興貌。隤，升雲也。婉，少貌。孌，好貌。○集傳云：蒼，蔚草木盛多貌。蒼，蔚朝隤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集解云：小人朋黨相援，并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蒼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



於下如婉變之季女而有飢寒之患也

蒼蔚本草木盛多貌詩人借以狀雲興之驟也  
如今狀草木之蔚起者曰如雲互相形耳齊者  
雲升山上諺所謂山戴帽者是也多見于朝故  
曰朝齊南山以喻朝廷雲陰物也以喻群小○  
賢士之潛修也如處女然故古人每取為喻婉  
兮變兮言其丰儀之可慕也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詩故云非刺不壹也美公子欣時之壹其德也曹

宣公卒公子負芻弑太子而自立欣時不義之地

將出奔為國人聞之亦將相率以從負芻懼自告

厥罪請留子臧子臧反而致其邑明年諸侯盟于

戚執負芻以歸將立子臧子臧固辭遂奔宋曹人

請于晉曰若之何亡曹國之鎮公子乎晉人反之

子臧盡致其邑與鄉而不出事具左傳即未敢謂

說自近情不可廢也  
在讀者善會之耳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毛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



傳云鳩鳩結鞠也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  
 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  
 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鳩鳩○疏云如結  
 言其堅牢不散如物之裏結○詩緝云此詩以鳩  
 鳩均養起興刺為政之不均而言威儀帶弁何也  
 蓋大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  
 心平則見於起居動作之間自皆有常度矣○集  
 解云儀其見於外者也有外為一而心不然者矣  
 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為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

鳩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疏云鳩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易木言子自飛去  
 毋常不移也○箋云帶用素絲有雜色飾馬○傳

云弁皮弁也騏騏文也

疏云騏馬青黑色  
 弁色如之今作慕

○詩緝

云無常處而毋不離于桑以有常待之也其帶以  
 絲為之其弁則有騏文有常服也○集解云以其  
 愛之宜其無所不從然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



詩經卷之四 國風下  
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居一之要也

鳩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詩緝云忒差也其心一故其儀不差忒而可正四方之國也

詩故云鳩鳩在桑其子則遷徙于他樹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喻他人或為富貴移志子臧則守義不變足以正四國也

鳩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詩緝云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况國人乎思古人而不可復見曰何不使之萬年壽考乎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詩記云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詩緝云鄭寨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



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下泉願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國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安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芣興也懽我寤嘆念彼周京

傳云冽寒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王介甫曰苞叢生也。○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即叢生之稂亦復害之是皆不得其所

也也慨然慨悟而歎念用道之棄所謂思明王之時也

下泉喻伯主稂蕭喻小國言小國為伯主所苦故慨然寤歎使西周明王而在安得有今日乎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懽我寤歎念彼京周傳云蕭蒿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懽我寤歎念彼京師傳云蒼草也

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傳云芄芄美貌。○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集傳云秦苗既芄芄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下泉冷水也。以喻伯王威令之寒。急練蕭蕭。草也。以喻小國景象之蕭條。以冷泉而浸荒草。其能久乎。陰雨以喻膏澤。秦苗以喻昔日之殷。阜正與上文相反。○思郇伯益見疾伯主矣。

詩緝云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曹國四篇



函○譜云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  
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公劉以夏  
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此地猶脩后稷之業  
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至商之末世太  
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成  
王之時周公思公劉太王居函之職憂念民事  
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太師述其志主意於函  
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函國變風焉○集傳云  
周自公劉立國於函之谷復脩后稷之業民以



富實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三世而武  
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乃述后稷公  
劉之化作七月之詩以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  
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雅風雅不同體也不  
入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  
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可係特以七月之故  
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豳且公食  
邑在豳岐之間邠者公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為

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詩緝云變風迄  
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撿  
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  
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以終之一經聖  
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也

程子曰七月大意憂深思遠不惟豳風當日如此  
又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



時稼穡之艱難如此也詩中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時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集傳云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善

傳云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

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鬻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三之日

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

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

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

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疏云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火大火

心也季冬平旦正中大火退季夏昏中大暑退○揚用脩曰說文鬻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或云

鬻栗冬曰風寒驟發其聲似之栗烈謂氣寒慄○烈使人戰栗也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栗○

程子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



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張子曰七月之時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范淳夫曰二之日曰何以卒歲可見其為歲之終矣。○姚虞佐曰纔脩田噐即舉足而耕少壯者在田老幼者致餉真無一時一人敢自逸者不待勸而勤此田畯之所以至喜也。○詩緝云此章總言衣食之急也。○函公教民以衣食為本民從其教勤於務本故感時序之遷汲汲於農桑之務皆先事而豫圖之。○集傳云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王介甫曰再述其語者以九月授衣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傳云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遲遲舒緩也芣芣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



化也○箋云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

柔桑釋桑也蠶始生宜釋桑埤雅云倉庚知分鳴

倉庚鳴陰氣至而鳴鳴○疏云計春秋漏刻多少

正等而秋言凄凄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

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

遇春暄則四體舒泰似覺晝景之稍長故以遲遲

言之及遇秋景四體褊躁不見日行○詩緝云此

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凄凄言之

章述蠶桑為昏嫁之備也女心傷悲念蠶事之勤

苦盖豫為裝具庶幾他日將及女公子同時而嫁

也民家以昏嫁為重事用帛尤多故雖自念其勞

而不敢憚也○此時想公子亦親蠶事

故即事而興感云爾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

傳云亂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薄也斨

方登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

黃桑也鵙伯勞也載績績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

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詩

緝云桑性以斬伐而始茂女桑乃桑樹之低小者

猗猗也猗取謂就樹采其葉不斬其條也物之小



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王國賢曰：蠶月四月也。是月蠶事畢，鳥故曰蠶月。條即書所謂厥木惟條之條。條之言長也。至此月則桑盛長而抽條甚茂，故其枝有高遠而揚起者，今之伐桑亦多於此月。猗即綠竹，猗猗之猗，言伐其遠揚彼短小之枝，且猗猗然而長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各從其氣焉。王介甫曰：蠶生于陽氣之淑時，故以倉庚為候。麻成于陰氣之慝時，故以鳴鴉為候。○集傳云：蠶事既畢，又於鳴鴉之後，麻熟可績之時，則績之以為布。

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詩緝云：為公子裳，不敢言為。豳公之裳，而托言公子也。豳民禮義之俗，故然。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傳云：不采而實曰秀。萋萋，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



也隕墜擇落也于貉謂取狐狸皮也豕一歲曰豨

三歲曰豮小獸私之大獸公之○箋云夏小正四

月王萑秀萋其是乎秀萋也鳴蜩也獲禾也隕擇

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曹氏曰萋

遠志也蜩謂蟬之摠名○徐氏彰曰貉狐屬出為

狐狸之導所謂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貍而小文

然彩班○集傳云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

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

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

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徐氏彰曰蠶績必獻一女

之功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

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薰鼠塞向墀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傳云斯螽蚣蝻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穹窮室塞

也向北出牖也墀塗也庶人葦戶○箋云自七月

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

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詩緝云五月一陰



六月二陰二虫先秋作聲感陰氣之萌也蟋蟀七

月在野八月在宇寒則依人也九月在户十月入

牀下小蟲愈近於人知大寒且至矣故於此時塗

塞以禦歲寒姚虞佐曰穹室熏鼠是兩事穹穹窿而高者兩垂之間有空則室之○陶

逸則曰前漢食貨志云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故曰入此室處○陳行之春在野冬在

邑所以節勞佚也夏則廬冬則室所以順陰陽也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傳云鬱棘屬萸蓂英也剥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

豪眉也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程

子曰食鬱以下皆為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為壯

者之食○集傳云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

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

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

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

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秉屋其始播百穀

傳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入為上出為下綯絞也乘升也○集傳云禾者穀連稟桔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輔漢鄉曰宮功公室官府之役也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周人忠君親上發於真誠不待使之而然也○詩記云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傳云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

凌陰冰室也

愚意冲冲謂冰之色澤瑩潤耳竟當屬貌

○箋云古者日

在此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平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集解云古者藏冰發



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虫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夫人之居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於內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

夏也血氣發越陽散于外於是薄衣而溫食不然盛者將過而為厲藏冰發冰亦猶是也○集傳云  
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丘氏曰  
肅嚴氣也○徐士彰曰朋酒者蜡祭之酒民間自  
飲之禮所謂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

愚意朋酒乃  
衆人合會之

酒猶漢書所謂醴酒耳  
非必如傳所謂兩尊也

○詩緝云卒章述祭祀燕

饗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所以為艱難積累之始也○補傳云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



詩原 卷下  
歎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甚禮其野甚意甚  
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  
此風俗也

王介甫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  
化以知天時以揆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  
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此七月之義也○鄧容歸曰吾於七月而渙然於  
天人之合也靡人非天人靡事非若天無思無為

日用飲食而質矣順帝則而無庸識知也古德之  
盛風本之本也○范淳夫曰民生本手衣食天下  
之務莫實於此此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  
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  
如豳風

鳴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鳴鴉焉

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  
斯



詩原  
毛云興朱云比○按此詩  
通篇皆喻言朱說為是

集傳云鷓鴣鷓鴣惡鳥也○程子曰鷓鴣喻為惡  
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許南台曰此詩歸罪武  
庚而於二叔則有閔惜之意為親者諱也○鄧容  
歸曰武庚於叔昵好矣而喻以取子比而逆則猶  
食之也痛之至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

傳云徹剥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繆也

○集傳云牖窠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予手拮据予所拮据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  
室家

傳云拮据橄欖也茶萑茗也瘁病也○集傳云蓄  
積租聚也未有室家謂王室新造而未集○集解  
云以手拮据茶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瘁  
予之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  
也柰何既成而將有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嘒嘒

傳云譙譙殺也條條散也翹翹危也嘒嘒懼也○  
錢氏曰嘒嘒叫呼也○集傳云羽殺尾散以成其  
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  
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瘁王室又未安而多難  
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譙譙條條言其為流言所中傷摧頽而引避也  
然身雖引避而懷王室之不安如為風雨所漂  
搖者然能無懸念之切乎願當此上下危疑之

時不得不奉身而退計無所出惟有嘒嘒呿號  
而已維音嘒嘒狀其坐視危迫莫能匡救之意  
非必指遺詩為言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君子  
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  
其死其唯東山乎

箋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  
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詩  
緝云東山勞歸士猶杖杜勞還役也杖杜述家人



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征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復宜與杜不同也○前三章皆述歸士在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蓋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其思轉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采薇出車今我來思皆言在途之事與此正同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蝟烝在桑野

彼獨宿亦在車下

傳云惓惓久也士事枚微也蝟桑蟲也○錢氏曰

蝟蝟蟲微動貌○詩緝云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

謂我之往東山也久而不歸及歸又道遇細雨濛濛然行役最以雨為苦所以形容其羈旅愁慘之意也今我雖自東言歸而我心翻西嚮而悲歎途次之久滯也征役久則衣敝故思抵家當更制裳衣願自今勿復從事於行障而銜枚也敦敦然不移也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



集解云彼蠋也則可以久在桑野我征夫豈亦蠋哉而亦敦然獨宿于車下也

濛濛細雨蓋淅淅不停之久雨也人冒雨則行艱而車充不堪涉海則淹滯甚矣士卒將車而行義不得舍之而跋涉故歎其淹滯于車下也歸思如火而淹滯不前能無悲乎此所以有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之想也烝仍應訓衆而久意則含在字內烝之訓久未為定說○蠋之附桑也食于斯處于斯卒以桑葉自裹而老于斯其

群然而處于桑野無足怪者士卒有家可依有足可行而久淹滯于車下如桑蠋然何哉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蠪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集傳云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傳云果羸枯椹也伊威委黍也蠪蛸長跖也町疇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

執



中日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蠍蝓者小蜘蛛也無人結網當戶

云室廬將近則家事織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五物不足畏也乃可懷思謂久而不歸也

愚意畏驚怪也懷安慰也謂不必以凄冷自傷

且以生還自慰 疇猶云確家既無人祇為粟鹿之場非必鹿跡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

婦歎于室洒掃穹室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傳云垤蠃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鶴好水

長鳴而喜也 朱云蟻感陰氣而出 敦猶專專也烝

衆也 ○王介甫曰垤丘垤也 ○錢氏曰栗薪栗之

可為薪者 ○集傳云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

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鶴鳴感雨也婦歎亦感雨也穹者屋上之塵網

室者地下之壅積皆洒掃之以待其夫前此憂

思不遑也瓜苦在栗鄉土恒有之久征故不見

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駮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  
明也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駮其馬車服盛也  
○傳云黃白曰皇駮白曰駮縞婦人之褙也母戒  
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詩緝云末章  
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遇雨則苦自途至  
家則喜至家之時適及仲春倉庚之飛其羽鮮明  
人情和悅與景相會我軍士未受室者可以及時

而昏姻矣皇駮其馬言寵盛也九十其儀言淑慎  
也其新婚者甚美矣其舊婚相見之歡當如何哉  
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新  
相知之樂所謂孔嘉也知生別離之悲則再聚  
之樂寧惟不咸新知

徐士彰曰聖人所以感人心者能以其心體人之  
心耳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  
歲月之久風雨之侵凌飢渴之困頓裳衣之垢敝  
室廬之荒廢室家之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



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睹天  
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  
未有室家者其新昏固可樂舊有室家者其聚會  
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代為  
發揚之苦則與同其憂樂則與同其慶其委曲詳  
盡如此所以為聖人之言與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集傳云軍士以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集傳論詩每作酬答然周公之慰勞軍士之感

仰各出於性真之不容已初非區區施報之常  
情也必作答詞意象反狹矣且玩其語意似出

東人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  
亦孔之將

傳云擗斨曰斧方斨曰斨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  
也將大也○箋云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  
大也○集傳云言東山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  
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



言  
國  
屈  
下  
百  
三  
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  
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詩緝云詩  
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鉞  
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并言乃函民所用以伐  
桑者又錡為鑿屬鉞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  
器矣周公奉命致討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至即  
窮蹙自守公又遲之三年不忍急攻故未嘗接戰  
惟行師有除道樵蘓之事斧斨之用為尋歷久必  
敝故詩言管蔡何能為但能破我斧缺我斨而已  
其兵器元無於也

愚意破斧缺斨非必實然特以狀士卒敵愾之  
氣耳四國宜為武庚三監傳舍霍增奄當自有  
據皇張皇失措也哀念也將養也念我人斯為  
四國所騷動今而後庶幾獲安而大遂其將養  
之願乎○詩緝遲之三年不忍急攻極得周公  
心事此與季友待廢父之意同蓋緩師逸賊之  
計也不意三叔悍然相抗自取誅戮以傷周公  
骨肉之愛也悲夫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傳云鑿屬曰錡叱化也。箋云嘉善也。詩故云有足者曰錡無足者曰鉢皆炊食之具非鑿屬也錡之為釜既見采蘋鉢雖無訓可以類求矣

四國是叱言四國之民皆化而從正也嘉者喜慶之謂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傳云木屬曰鉢。箋云道斂也休美也

道遵順也書云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取遵循道路為義休安靖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傳云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



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集解云伐柯而不用  
斧取妻而不用媒則不可得今成王欲治國棄周  
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傳云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  
上不遠求也○集解云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  
之而已以為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  
周公亦豈以其能治之而已以為使周公在上而  
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焉耳○鄧容歸曰夫禮

有天則焉何遠之有我覲之子動如律也禮有列  
也奈之何舍之為國也籩豆有踐蓋儀不可選之  
意○陳行之曰流言入而君心疑籩豆之踐將易  
為梁荀之悲矣公之不為棄婦者免希

籩豆有踐言其動容周旋皆中禮真天下萬世  
之儀則也一日無公即人無所則倣而可使之  
久滯東國乎此事之不再計者何為久不決也  
當時必待風雷之變王乃感悟而迎公儻天變  
不作將遂已乎此國人所以見尤也直尤其不



往迎非謂迎之不知其道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魴毛云興也我覲之子衮衣繡裳

傳云九罭綬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我覲之

子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疏云鱒魴大魚處

九罭之小網以興周公聖人處東方之小邑字書鱒

魚之美者食螺蚌乃獨行故曰鱒見網輒避○詩故云周公之東征也

戎服即事至是成王感悟以衮繡上公之服迎之

故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曰是以有衮衣兮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傳云鴻 且循渚也再宿曰信○箋云鴻大鳥也

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

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

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

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鴻飛雖有時遵渚而非其久居之所言其別自

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

耳言暫寄迹也



詩經卷之四 國風下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傳云陸非鴻所宜止。○詩緝云豈公歸不復其舊位而於女東土誠安留乎公歸必復其舊位矣。○鄧容歸曰公之孫而東也猶鴻之遵渚且遵陸也非其地也何可久稽公也公歸矣自是東無公所矣且不可復得矣

鴻避暑寒冬則止衡山之陽夏則止陰山之北此其所以處也若其來賓與南征也雖有時遵渚有時遵陸特偶然之寄迹而豈其久安之地乎

乎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集解云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有袞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

按此詩當總是東人私語之辭首章快覩大人而驚喜之謂此東方之下國乃亦見此袞衣繡裳之大人乎其有誠者曉之曰幾見鴻而久處于渚與陸乎見之者不過其飛之偶經爾孰謂



公而久處此土耶其人曰果如子言公當復歸  
此其所以有衮衣乎然則得無真以公歸乎然  
則能無使我心悲乎蓋與其留而不敢必其留  
雖不敢必其留而猶冀幸其留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集傳云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  
詩人美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毛云與也

公孫碩膚赤寫几几

傳云跋躡疐踳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踳  
其尾進退有難碩大膚美也○集傳云胡頷下懸  
肉也孫讓也几几安重貌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  
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  
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  
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  
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  
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  
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言緝云公雖處流言之變其赤鳥兀兀然步安  
詳無異平日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  
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  
折屐詩人以赤鳥兀兀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  
矣

狼甚猛健平常殊為便捷及其見迫逐也不進  
而跋其胡則退而廩其尾亦倉錯而失其常矣  
以喻人之  
強毅者

耳至有卒起之變即素稱  
失措而公遭流言之變乃從  
無足怪也○或曰孫者孫于東都碩膚即

心廣體胖之意

狼廩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程子曰惟其處已  
夔夔然存恭敬之心存戒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  
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于以不瑕也

德音不瑕  
口無擇言言其詞氣安和



言緝云公雖處流言之變其赤鳥兀兀然步安  
詳無異平日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  
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  
折屐詩人以赤鳥兀兀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  
矣

狼甚猛健平常殊為便捷及其見迫逐也不進  
而跋其胡則退而震其尾亦倉錯而失其常矣  
以喻人之  
強毅者

耳至有卒起之變即素稱  
失措而公遭流言之變乃從  
聖其孰能之詩緝謂落  
機穿恐不止跋震而跋

無足怪  
或曰孫者孫于東都碩膚即  
心廣體胖之意

狼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程子曰惟其處已  
夔夔然存恭敬之心存戒也蕩蕩然無願慮之意  
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于以不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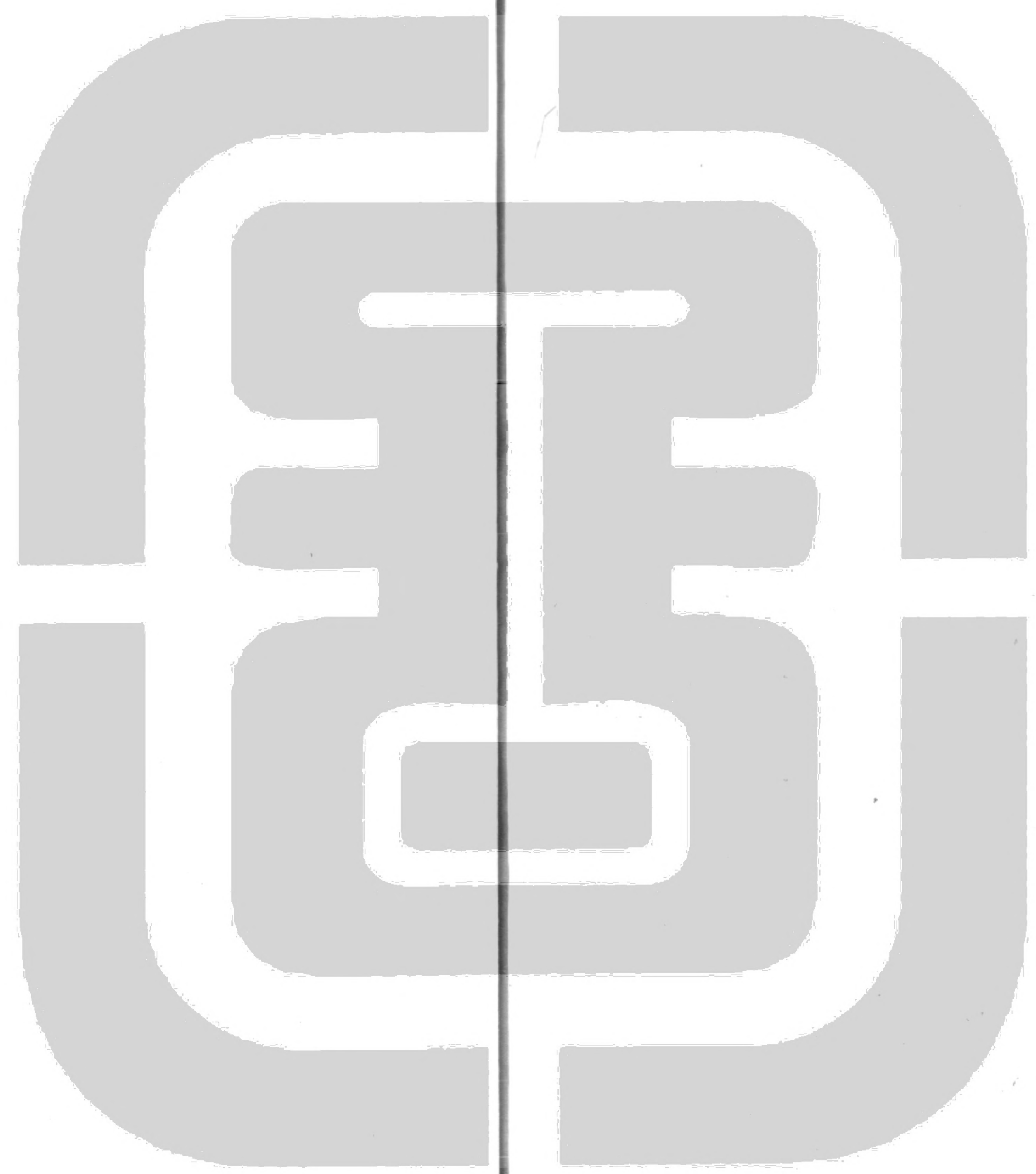
德音不瑕  
口無擇言言其詞氣安和





原件短缺 P150以后缺





Small rectangular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